



鐵崖文集卷之四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與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
無有也又况言死而弗律義滯而無謂者乎自孔氏
後而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沒不傳卒與齊民
共腐者亦不知幾人焉始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
十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
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要在哉非其文不傳也
言屬義滯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
傳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馬遷及其次王通韓



愈歐陽脩周惇頤蘇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
公宗吳公澄李公孝先若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
當其義皆與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烏著
書凡二百餘卷子始讀其詩曰李長言之流也又讀
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
繼李虞以達乎歐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也蓋公生
于盛時不習訓詁文而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精神
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考覽博大
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
天地之造

無疑也子惟言厖而義滂者往往家自摹刻以傳布
于世富者怙貴以為而貴者又怙勢以為意將與十
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蔽不知屈氏而以彼雖
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
矣嗚呼貴富者不足怙以傳而後知文之果足以傳
世也文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子與鹿皮子同
鄉荆之東而未獲識其人其子年持文集來且將其
命曰序吾文者必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
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人居谷礪常衣鹿皮自號
鹿皮子云

鹿皮子文集後辨

予既為鹿皮子文序客有罵者曰鹿皮子老氏流也
鹿皮子之言漆園氏之緒餘也其文空青水碧之文
何尚乎予復與鹿皮子辯且為老子辯曰莊列申韓
皆老氏出也而相去絕反何也莊列遊於天申韓遊
於人遊於天者過高故為虛無遊於人者過卑故為
刑名二者胥失也蓋學老氏者期以大道治治民不
以顯法亂亂世鹿皮子之道大易之道也鹿皮子之
存心老氏之心也鹿皮子之望治義黃氏之治也鹿
皮子有道人也不能使之致君於義黃而使之自致

其身於無懷赫胥之域此當代君子責也於鹿皮子
何病焉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醫莫切於對證證莫切於對藥藥投其對牛渡馬勃
癩狗之寶能擅功於一時不然黃金水銀鍾乳琅玕
沉之砂婆律之腦嶺蛇之黃中無益其貴也餘姚醫
學錄苗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會粹諸家所載祖
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筆成一編世有奇
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
為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於醫經

不備醫流不識遂謂無藥可治使病者待期而盡不
亦可悼也哉妄庸者亂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
斃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備醫經之未備識醫流之
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有對疾之證對證之藥不
重不幸為妄庸醫之所殺是不大可慶歟昔甄權不
著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著書權蓋以意得
者自秘非淑後之仁也君推其獨得嘉與天下後世
共其用心廣狹何如哉錢諸梓而過徵子序於是乎
序

春秋定是錄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
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
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亦不能
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
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
杲矣子恠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
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
傳者又必繇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
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
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以翳者也維

慎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
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為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
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熟
也吁乎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
僭自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馬耳後之君子倘以錄
猶未是取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李仲虞詩序

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上乎杜宗杜者要
隨其人之資所得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
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為優也詩者人之

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也得於師者其得
為吾自家之詩哉天台李仲虞執詩為贄見子於姑
蘇城南且云學詩於鄉先生丁仲容氏明旦則復謁
出詩一編求予言以序予夜讀其詩知其法得於少
陵矣如五言律有云湛露仙盤白朝陽虎殿紅詔起
西河上旌隨斗柄東西北干戈定東南杼軸空置諸
少陵集中卒未能辨也蓋仲虞純明篤實博極文史
而多識當朝典故雖在布衣憂君愛國之誠時見於
詠歌之次其資甚似杜者故其為詩不似之者或寡
矣吾求于公之詩似杜者或未之過則知仲虞之詩

列乎家數者不得於其師而得於其資也諗矣雖然
觀杜者不惟見其律而有見其騷者焉不惟見其騷
而有見其雅者焉不惟見其騷與雅也而有見其史
者焉此杜詩之全也仲虞賓近杜矣尚於其全者求
其備云至正戊子九月丙辰會稽楊維禎序

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度古甫楊
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藉則有
如貫酸齋馬昂父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
於絃竹者也海內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

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無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
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苟
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
夫錦臙繡腑之為懿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
於絃竹者哉四明周月湖文安公之八葉孫也以詞
家剩馥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音節兼濟而
無遺恨也間嘗令學子吳毅輯而成帙薰香摘豔不
厭其多好事又將繡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一言
以引之故為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一月朔
序

曾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而存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緒故止

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為左氏敘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訂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為仲尼素臣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為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駁過於誣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年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為丘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哀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和及襍賦之時悉鋟諸梓編帙既成求予一言以引諸首予來吳見吳之大姓家交於人者往往市道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色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書數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為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既異於彼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予也築亭曰其亭以尊予之所學也設榻曰其榻以臻予之所止也予何脩而得此哉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予亦始於予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予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中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予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予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集之所次具其可觀者馬攬之者無論其人之貴賤稚宿及老穉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為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集以之其自著有玉山璞藁玉山樂府行於時云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有二日

優戲錄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轢夫
諸侯後代雜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為大劇蓋在誅
絕之法而太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譚言微中則
感世道者實深矣錢塘王暉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
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
太史公之旨其有槩乎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
有五始曰譎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後者諷乎蓋以風
之効後客一言之中而能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
所不及也及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雨稅之

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類乎牽裾伏
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
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剗腸中漸高之飲醜敬新磨之
免戮疲令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
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僕解愁其死也足
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喏於此矣
故吾於暉之編為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喙
之助則知暉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
月序

抹搵氏註道德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未嘗不簡易著明自非下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曰道若大路然老氏之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引以為異者私智者求之之過也於是有真無之論要非老氏本旨也金人抹撚氏仲寬氏以吾聖人之學注老氏之書深諱儒者以虛無以絕滅禮樂以慘刻術數言老子而必欲証其道以同吾聖人蓋其讀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者篤矣觀其十一章首闢虛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譚十三章探拚滅生脫患之說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信驗三十七章以天下之章相生相代為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為備論脩齊治平之道八十章為歷敘至治之化以還淳返朴望於後聖之治於此見老氏之學非虛無之祖而老氏之道非機謀術數者之所為也坦乎其言實訓諸家之所未見也吾於是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有生於無之旨而惜鵝湖諸子之疑於無者未見抹撚氏之論也其高第弟子為四明董自損嘗受師旨為同歸論今將板行其師所註老氏經若干卷持其編來見予錢唐丐一言以引首予頗是其說故為之序云至正六年冬閏十月望序

唐士弘文集序

予生晚不及識廬陵曹先生及東錢塘獲觀與劉志善書書言劉光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為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于已異其為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閉接其言議也未幾其子希顏以南陵遺藁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耳吁編簡零脫曾無幾矣計凡若干什之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代之學者謬悠無邊畔蕪澁險恠以為辭者之所可及也觀其翁彥

揚之讓議則范史平無佚鴻子奪之勅李庚伯之孝紀則鄆人對亦平無忍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於理雖古之人懼焉况今之繆悠為學而蕪愧為文者邪先生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才其人利其道豈不媿當代君子乎予求先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其為愧蓋益甚矣孟子以誦其詩讀其書為尚友先生往矣猶幸其詩文有存者謹為之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寄予尚友之心云

留養愚文集序

括之士以時文明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

徐京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者則有節
息堂公供樂閒公葉虛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
通能之則有不工者矣留君嘗養愚乃萬石公之從
孫也過予姑蘇所次出鉅冊一編視曰此睿之雜著
也先生號知文章為睿評而賜之以序首焉予始讀
其傳誌各一首客來輟之夜張燈繼讀之箴銘詩賦
樂詞此語凡若干首皆聲毘法合各適其職明日又
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若干通又辭敷義宅不繆夫
古史氏傳心之旨為之大異曰古學與時文不通能
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開括為山水州而留君所居
山水尤勝山有曰龍曰鶴曰文曰錦曰九樓流有曰
好溪石有曰響石潭有曰神潭山川潤氣出為雨雲
清明之英為日月之華小秀于草木而大秀于人留
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士之不兼長者留君不克兼
也雖然學古而後文古也文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
今韓子論時之文曰予大慚者人以為大好留君有
志於今文為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為之矣以慚
為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將何處此留君曰
睿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世寧以不慚於今者病
於古也遂書為序

漁樵譜序

詩三百後一變為騷賦再變為曲引為歌謠極變為倚聲制辭而長短句平仄調出焉至於今樂府之靡雖以街巷齒舌之狡詩之變蓋於是乎極矣嘉禾素菴老人過予雲間邸次出古錦襖一帙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闕雖出乎倚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者也吾嘗求今辭於白石夢窓之後斤斤得寄閒父子馬遺山天籟之風骨花間鏡上之情致殆兼而有之蓋風骨過道則隣於文人詩情致過嫺則淪於諱官語也其得體裁亦不易易詞餘響於寄閒公子後者

今又得素菴云夫譜之云者音調可錄節族可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篇無一不可被于絃歌吾不知亦先有譜後有聲邪抑先有聲後有辭也寄閒分譜於依聲依詠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於素菴乎質馬素菴齋然而嘆曰嘻吾忘律呂於漁樵款乃中焉知所謂聲依詠律和聲許事哉雖然擊鞀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亦自當整雅乎素菴名抱素字子雲齋出吳越王有起進士第號竹邨翁家置萬卷堂者其曾王父云

春秋百問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朴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鈔諸梓而徵予為序是書也夫其首辭久矣不知為何人所著或以為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為何時人觀其說為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寔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祕所授而未及板行于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祕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已者乎雖然遺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無疑疑而未求釋于心而遽觀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下為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廣傳也為益為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郭義仲詩集序

詩與聲文始而邪正本諸情皇世之辭無所迷間見於帝世而備於三百篇變於楚離騷漢樂歌三變於琴操五七言大變於聲律馴至末唐季宋而其弊極

矣君子於詩可以觀世變者類此古之詩人類有遁
故發諸詠歌其聲和以平其思深以長不幸為放臣
逐子出婦寡妻之辭哀怨感傷而變風變雅作矣後
之詩人一有嬰拂或飢寒之迫疾病之楚一切無聊
之窘則必大號疾呼肆其情而後止間有不然則其
人必有大過人者而世變莫之能移者也予在錢唐
閱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騷辭者曰古樂府
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易習其讀其果得為古風人
之詩乎不也客有詰予詩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離
騷後樂歌之情則必有三百篇楚離騷漢樂歌之辭

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作末唐季宋語懼其非詩
也以此自効而又以之訓人人且覆訓我則又未嘗
不悲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斥斥四三人
焉曰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光東陽陳公樵其人也
竊繼其緒餘者亦斥斥得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炯姑
胥陳謙永嘉鄭東崑山郭翼也翼蚤歲失怙中年失
子家貧而屢病宜其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遏者
而予每見其所作則皆悠然有思澹然有旨興寄高
遠而意趣深長讀之使人翛然自得且爽然自失而
於君親臣子之大義或時有發焉未嘗不嘆其天資

有大過人者而不為人變之所移也予在婁江時翼
持所作詩來謁序今年學子殷奎又挾其編來抗申
前請於是乎書翼字義仲東郭生其自號也至正十
一年冬十二月廿有二日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被弦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弦則騷其有
不可乎或又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騷之
下為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
六朝而下皆今矣又况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
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
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
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閨度
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為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
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
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媒雅邪正豪俊鄙野
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
詞伯而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
正大有足傳者邇年以來小葉俳輩類以今樂府自
鳴往往流于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歎乃之不如者
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為何如也吳興沈子

厚氏通史善為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予數年前
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子厚連和予四章皆倣鐵
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異之今年嘗以海漕事住
吳興者閱月子厚時持酒釵與今樂府至至必命吳
娃度腔引酒為吾壽論其格力有揚盧滕李馮貫馬
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筆街談市語之
陋關庾氏有傳子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書已成快
求一言以引重因為論次樂府之古今為沈氏今樂
府序至正十三年夏四月十日會稽楊維禎序

詩史宗要序

詩之教尚矣虞廷載歌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
之義彰關雎首夫婦之匹小旻全父子之恩詩之教
也遂散於鄉人采於國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
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寔在於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
而選流雖遠而原尚根於是也魏晉而下其教幾熄
矣求詩者類求端敘於聲病之末而本諸三綱達之
五常者遂棄弗尋國史所資又何采焉及李唐之盛
士以詩命世者殆有數家尚有襲六代之敝者老杜
氏慨然起攬千載既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為
一代詩史下洗哇娼上薄風雅使海內靡然汶知有

三百篇之旨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人之下噫
此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
從出則又殆末失本與六代之弊同予為太息者有
辛龍江廢生謁予錢塘次舍袖出手編目曰詩史宗
要觀其篇什首君臣終朋友一根極於倫理表端分
節顯要正訛咸有宗趣炳然而日星列沛然而江漢
注挈馬而領張洞馬而鑰啓千百五篇之大旨博而
約之于一帙也其中忠君孝友之至情睢鳩鶴鴒之
餘韻使習其讀者油然而有感哀年得此弗覺病懷
灑然若能言吾之所欲言者後學小子搯是嘉量以

廣品諸作又何騷雅之弗近而聲詩之教不還於古
哉生重以序請遂書其卷首如此生名惟肖字起巖
汝南人嘗從游於予與海內名士李公孝元張公天
雨段公天祐為忘年詩友云至正十五年九月十日
會稽楊維禎在錢塘之五柳園亭寫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而始事後
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
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矣豈白
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

閱之厭於是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
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
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
貫穿者每一事各為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
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
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
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世之
士生且求言以為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章錄凡
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傳而
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

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
不遺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尚以
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
勉之哉生勉之哉是為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

有禰氏誌

吳之氓有禰氏出於大家氏之筦計者大家氏貴日
富而心日貪不已強易人賄徵斂無藝一二傳而後
之人禽色交荒淫亂不道其家人與鄉黨州里之人
歸於大家氏者咸歸有禰蓋有禰氏者之私樹者實
與大家氏絕反大家氏以私量收而有禰氏以公量

收大家氏以子本筭而有禰氏以子本棄大家氏積而不施而有禰氏施而不積此人所由歸已而訖也
有大家氏之家吁子讀齊田氏之事田日張齊日衰而訖移齊國者由齊日不仁而田日近仁也微其事於有禰氏信已哉子既為此誌學子蔣元出用日請書以示吳中富室子姓庶不仁者有所儆歟則先生之教廣矣

慶氏子庖丁誌并詩

子讀禮內則篇志及肉食之制悉甚駕蒸燒魚脫作撰膽主於乙醜餌敲之忌芥韭蓼藜梅之宜靡不在教吁此賤夫之事而先王悉之以為大夫士家子女之訓何也蓋飲食之後賤而飲食之禮則貴也以此奉賓客則賓客樂以之奉鬼神則鬼神享以之奉尊親則尊親安故著於教為婦功為人子孝敬然則庖人之職可以奉體之賤而賤之耶慶氏子蔣義門之庖丁也其食戒知遵古經方其食制合古庖人之度凡其主饌於子得其制而適其味者必慶手之夫饌之稱取其善食而有資於養也其道不當如是耶抑子聞蒙莊子之論庖丁解牛之伎而得養生之方此伎之進於道者以慶氏子之精進不止其有不至耶

予既喜慶鼓刀之伎精又喜其人周密謹慎未嘗有
過而慶又知慕大道君子故遺之以詩而誌之如此
詩曰人皆飲食而鮮知味制既不如味曷繇貴於是
禮篇亦誌庖伎進于道解牛十二惟慶氏子第精
其已能而力其未暨匪徒味上養生之至

明遠說

今夫不明者猶之處冥室之中雖有耳目不能見聞
也及穿穴而漏隙光則快然而覩况為之聞戶發牖
而見三光乎又况出室坐堂見事物乎又况登泰山
履石封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樓閣若鱗草木若髮
八荒之遠無不在吾內者乎愈進而愈明愈明而愈
遠此明遠說也

尚志說

予讀陳勝傳未嘗不嘆士非志不立勝以燕雀待傭
儕自待為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汙不誣吁勝人
伎耳矧不為勝者乎聖門弟子如顏淵曾點季路公
西華聖人必以志發之諸子之志無大於顏子其善
過天下而無所伐勞過天下而無所施若顏子者所
謂大人君子之志非歟孟子曰士尚志尚如尚服尚
車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辭尚易也而志有大小清污

之不同不可不慎也崑山吳子正氏名其燕處之齋曰尚志介其友張希顏來謁言子謂子尚易也敢問子志安在子正曰中也學於聖門者功有志在季路之問也勝何足道哉予為之喟然曰子志不鄙而已推是以往不為顏子吾不信也顏子未達陋巷之人耳使達也春秋之伊尹也學顏子學志顏子志伊尹不足為也子正年方踰冠而好學不勸事承父以行其志未著而所尚已如此異時秉志弗遷與學俱奮吾知其無能禦矣

跋完者禿義讓卷

江陰州校官仁夫翁君持其州達魯花赤完禿君義讓事狀視予西湖之上翰林直學士王師魯公已敘其端而又徵予言予求義讓之士於古而有當於仁不當者在周之初孤竹氏二子叔齊以父命辭國讓諸兄伯夷曰天倫也伯夷又讓曰父命也遂俱棄國而逃吾聖人皆稱其賢者當於仁也春秋時又有吳壽夢四子父兄之意俱屬於季子札兄諸樊餘祭夷昧以次相傳至乎札札終于遜夫子或未許於春秋至漢時有韋賢氏四子玄成以宗議而世祿已而得狂以辭其兄弘君子又病其意之不誠者皆仁未

當也今完禿君伯仲之交讓也讓者非以矯而讓者
非以饜也豈皆不當於仁乎書曰其弟弗念天顯兄
亦不念鞠予哀吾方悼世之天顯蝕於後世變而高
至於尋干戈者不忍言也而况求其讓德哉 皇元
積德俗還三代之美化實首於麟趾之俗宜完禿君
之行卓然有拔乎流俗而太史氏之紀述可以追美
乎求仁得仁之賢而矯性近名者有弗論也至正甲
申八月初吉會稽楊維禎書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
何謂日四十五一月三十日世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
中恒得十五日也故曰四十五予觀古幽民男於宵
索絢女於宵紡績是幽男女皆得月四十五日者也
嘻豈唯幽哉宣王之旋際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
何其夜向晨則王者勤政亦繼塔於夜也豈惟宣王
哉姬公大聖履於忠則曰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於
學則曰吾嘗終夜不寢是古之聖賢未嘗不競晷於
四十五日也錢塘諸生有以年過冠室而有失時之
嘆而不知力夫補日之功故為作四十五日約以策
其力而程其功日讀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

讀其史若干卷評其史若干件著其文若干道朔望
講文義若干件遵要東而有餘力者有慶達要來而
力弗及者有讓云

梅深說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淺深曰玉雪為骨冰為魂耿
耿獨與參黃昏遙知雪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
一客曰碧瓦籠晴烟霧繞藐姑之仙下縹緲風清月
苦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曉一客曰在澗煮金屋照
雪羞銀燭直殺九地底陽萌知獨復丈人曰初得吾
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復乎上虞徐生以梅
深自號且微記於予遂書此以遺其得梅之淺深次
第如三客者惟生自識之予梅邊清客楊維禎也

跋包希魯死關賦

大耳氏以長生為出世訣黃面氏以不生不死為
要訣以吾人言之黃面氏亦未究也互廬子以活死
人自目求證之言于予予以大塊亦有死數數既死
而有復不死者是死生母也數死以彭母不死以不
形之形遂為互廬子氏志而銘互廬子疑焉持往大
江之西問青城老人老人以予言為躓且駭予文之
善出生入死出死入生也不意互廬子之鄰人有申

公者為互盧子賦死關能言吾氏之所同言互盧子
得此兩文足以後天不老與大媿之母為友矣下視
人間甕盎蚊蚋尚足與語生滅哉互盧子其慎諸無
多出也申公者即包希魯氏也其書有白經五千言
藏於逍遙之山云至正戊子冬十月廿有五日錢心
道人書于無盡春之齋

跋楊妃病齒圖

玉環瓠犀為側生而痛未甚也三郎為環而痛痛則
甚矣使移是痛以痛天下之痛烏有天寶之亂青驃
之狩邪予觀錢選所圖不痛環之痛而痛三郎之痛

也歟噫

余子玉小像贊

滑稽玩世如東方朔而不羨金馬之居安樂行窩如
邵堯夫而不著經世之書小夫賤隸不能忤是其度
之汪若王公大人不能詘又其守之晏如古之市帶
今之里閭與華草為寒暄與雲月為盈虛其讀父之
易蓋畫前之元有而傳世之詩豈刪後之可無者乎

孫元實小像贊

心若小而志則充貌若枯而神甚王以為得隱邪則
既戚焉而憂人為入官邪則又漫焉而浪騎款段類

馬少游抱無絃類陶元亮留詩卷於人間似竹溪之
逸著方書於林下以茆山之相自其窮而觀之固可
薰善良於晉鄙之間使其見諸達也獨不可譚道德
於細旃之上也邪

坦然子小像贊

以汝為西家愚夫耶其目炯然其神洒然以汝為北
山逋客耶其心坦然其氣浩然冠棄冠之卷然服野
服之翩然結俠客而青萍在收異書而黃金指飢飯
胡麻之粒醉巢雲松之顛吹老崖之鐵笛歌長丘之
責天不知者以為人間之癡漢其知之者以為地上

之行仙也歟

二賊箴

大佞似信太黠似愚行之似忠居之似虛煦煦徐徐
默受齋趨刺之而不得即之而彌汚古之所謂愿賊
今之所謂哲夫小讓售大貪小惠受大奸曲逢苟合
節角俱園利同孰可孰否突梯兩端機法祖出史記
而比盜於不刃不戕古之所謂吏賊今之所謂能官

秋賜小像贊

衣紫霞衣冠芙蓉冠心遊萬物之祖身列群仙之班
其出世者觀之則將輕玉虬鞭青鸞以夷猶乎大還

其在世者觀之則固可以躡禹步說胡經以遊乎人間也耶

題呂敬夫詩藁

蘇支邑凡六大率風淳俗淳大家尚氣勢交關貴人視文藝習左甚獨崑山多才子魁出者往往稱呂素素曰子英呂曰敬夫也兩人為詩風流俊采皆一代之選予固未能優劣之予詩喜體古樂府子英多為予和之敬夫又必爭鳴於右自上京以至宮闈江南謠弄凡若干首敬夫善作黃庭小楷繕寫成集微予評且曰予詩非先生弗能知弗能知能評者寡矣知

而能評評而引說於其首舍先生誰屬哉予曰嘻詩有情有聲有象有趣有法有體而禪之提唱武士之叫呼文墨生之議論不在有馬故子每評詩不有其有而有其不當有者皆非詩也姑以體商之又草野烟蘿邊寒臺閣之不無異也譚詩以他律焉易地則不能已乎觀敬夫詩未必不為朝廷倚從才也又果可以他律哉雖然吾於敬夫不無感者已代有闔臺芸閣之居而其言覆野俾誦敬夫之言其不泚然在穎者敬夫可以予說出之矣至正七年三月三日

李元卿墓銘

元卿名宇頽忽都國族也泰定四年阿察赤榜賜進士出身授某官二十年官至江浙省宣政院判其為人
有氣節在官以廉直稱遇事善持論裁人倚為平
擢等後盡舍所為文博極經史諸子百家古詩人騷
選樂府樂行出語務追古人至正壬辰紅巾寇江南
元卿官歲滿以本省檄以檄總制浙之三關理戎職
巖巖有風采斬徽賊有藏草間者必游檄得得必剗
殄俾無育於邑安集邑遺民民倚之為藩衛歸之如
父母閱三年忽以謗去官過杭見子無幾病風竟不
能出一語卒卒于台某所踰月其子武同與其門吏
某始計予草葬台某山徵墓銘予與元卿同年也不
得辭銘曰十夫操椎婁至投機一語所畏無翼而飛
卒至於奔而病病而喑喑而死也吾於元卿乎何悲

歐陽彥珣墓銘

君諱公瑾字彥珣其出世廬陵宋文忠公脩翰林承
旨玄功從弟也祖某封某官父某不仕君自幼警穎
長通經術旁及書數律曆兵刑之法試藝于有司不
售憲府才其人舉為司書不數年掾行中書勞滿都
省浙東帥府在掾時執政者多任已喜怒不以民害
利為事君抱卷執議未嘗少阿法當而人利者必累

請必行後已不當矣雖受怒罵必格事有他擇不違
行止者必行止於君其在帥慎建議以伏海寇當以
長伎久筭不宜試小計規小利以為功又某官恃文
章往喻寇君力言不可辱已而卑然嘗建平海策若
干言主帥者不能用請辭職歸養太夫人不可鬱成
疾未幾以太夫人憂去職執喪如禮法制闕行游泚
中得疾反家歸卒于杭君娶閩王氏宣文檢討餘慶
女弟也子三人長太平次某女四人皆妻名士臨終
謂其子曰吾結貴交多市道惟會稽楊某為吾道且
為古文名東南汝往請銘平服練來乞以遺命泣而
請銘曰在家温温在官墳墳墳墳有法温温有文家
為孝子官為幹臣幹曰必了不了嫁婚幸終其親其
又何寃

馮履謙墓銘

至正丙申秋予以建德學官道富陽抵友馮願家願
伯仲氏曰升與豫皆相次去世豫之子宣衰衰前拜
曰宣不孝先子以早年歿外郎且六年未克葬今年
冬某月日將柩吉峴祖墓次幸先生哀而賜之銘庶
先子不悼不百齡不孝孤不無蓋覆予與願為昆弟
交十三年嘗銘其伯考父寺丞公考仁山公伯氏升

今又銘豫尚忍援筆耶君名豫字履謙宋承信郎會
嘉興府廳事從周孫集英殿脩撰驥從子承信君生
三子長蒙次華次觀華以孝義式鄉里外中書以
義士旌其門義士生三子曰升曰頤曰晉觀生二子
一即君次仁君於伯仲居四蚤喪父義士公撫之如
己子君友弟長氏不翅同母出一門數百指怡怡恂
恂內外無間言義士父殂生日以撓君以里之困乏
者勸分援劉子曰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
得其力利出者祿反怨往者禍入公是其言又嘗謂
人能群者以分能分者以禮義士公逝歲時月旦相

其長氏必講合族綴食之禮惟恐不及君為人高亢
剛直讀書務遵大義與人友尚氣節痛遠烏集之交
狀貌魁梧美鬚髯達官要人皆折勢位友之曰君固
我朝人也薦之仕則辭曰吾剛不能售以磷吾直不
能售以回薦者謝而止娶李氏宋南劍知府柱孫女
一子宣也君惓惓戒曰瘠地民材勞也沃地民不材
饒也汝毋恃驕棄學使吾有沃地懼也宣力學訖為
名士君生于大德己酉八月八日以暑疾卒于杭至
正九年五月十三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銘曰不厲而
剛剛不墜不撓而直直不跼小夫匍匐等禽犢歆然

我信無不足天路中止匪不祿奇言特議聞者服矧
曰有子子式毅長轂遐行績前躅

高節先生墓銘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
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罔耕富春
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茂茂
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
格為先生曾王大夫潤王大夫自中考也俱不仕先
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
公賈公得於復齊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

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
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姪無聞
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
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為嚴
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糗自甌越來者
宰相文山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
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
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為會取悅而有信翺卒
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劔亭憲使盧公
摯高其義為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

過孤山酌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
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
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
經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 母益虔母卒哀毀成
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練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
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
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
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平疇西田
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
始克葬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
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
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予以建德理
官過釣臺淵從子謁祖祠遂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
酌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予為奇士立阡表
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
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
銘曰於古風瀟乎胡可追千有百禩一畫厥岐不背
厥馳矐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基維高有
基維遠有遺

姚處士墓誌銘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秘監
合嘗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為秘簿宗之宗之子三
一居義溪曰二府君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士父
元慶隱居不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群
兒弄長丰姿偉特讀書輒了大義闢禁育館歲聘海
內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言
與人交始終見衷於義利曲直必嚴其辯鄉鄰有爭
者不直有司直於君得一言則解去歲飢周人之急
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創世濟橋義溪上
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饘粥於行者不勸橋西古

松篁萬立築亭名深淨又構層屋曰松麓賢士夫往
來必延致其中觴詠咲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薛
超吾道經桐廬聞君枉道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侯周
古達都等皆嘗問政於君君必以利害中民窾者鑿
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同壽曰兄者病
無宦情弟齒壯學裕必廁名仕版圖光其先同壽因
自奮北覲得餘干校官君娶素氏吉水教授某女也
子三曰雋先卒次粲次采孫男四曰德光德懋德祥
德瑞君生於大德庚子五月十三日沒于至正癸巳
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越三年十一月六日寔

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祭謁子理官次
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於
家任卹行於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朽非先
子不幸祭不孝已祭辱為先生徒幸先生賜之銘按
其客鄉貢進士魏均狀為之誌而銘曰桐之岡糾糾
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水山相繆是為我溪姚處士
之丘

郊韶詩序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為也詩本情性有性
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

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
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詩不可學詩之
所出者不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
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
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豈為盡知學乎曰匹夫匹婦
無學也而游於先王之澤者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
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言同錄於聖人者
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為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
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於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
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璿蓋亦有本者也

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護郭翼而吳興得
郊韶也韶詩清麗而溫重無窮愁陰苦之態蓋其強
力於學聖人諸子氏之書無不畢究者亦且二十餘
年矣韶年尚盛而學未止深其本之所出極其作之
所詣蓋得騷之情則騷之聲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
又豈在元詩一人之數追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
勉之而已其詩成帙者若干卷

崑山郡志序

崑山州楊才抱其先人履祥公所著州乘凡二十二
卷因其友秦華謁予錢塘曰先君嘗以州之志籍多
散漫踈漏更而新之積勞於是者蓋十餘年而獲成
此編今州監字羅帖木爾將壽諸梓吾子與才系同
出浦城文公十世後幸惠一言引諸首予謂金匱之
編一國之史也圖經一郡之史也士不出戶而知天
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蠻貊之外類由國史
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城社甲租土貢風俗
異同戶口多少之差由郡史之信也然則操志筆者
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與於斯乎吾吳人吳竊見公
所著宋朝著龜之錄凡若干卷今之脩史者購之而
未得也又有帝王圖辨素王通史姓氏通辨行於時

吁公之博學有史才可占矣宜其成是書也立凡創
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與前邑志不可同日而
較工拙也且吾聞崑山自縣陞州戶版與地利日增
租賦甲天下郡縣市賈之
田水道之利害在焉忠臣
爭為長雄不有吏才者山
吏哉吁是書之得記者今
龜為採書使者賺為去之
賞爵罔及焉此才之不平
而公九泉之憾也故併序及之公諱諲字履祥自號
東溪老人云至正三年春正月十日泰定李輔榜進

士會稽楊維禎序

鐵崖文集卷之四

